



四明尊堯集卷第四

處已門第七

余曰臣修實錄見趙槩日錄一冊乃知槩非長者也

上問歐陽脩余稱其性質甚好問何如邵亢余曰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僉以爲勝抃上曰人言先帝服藥時脩見太皇太后決事喜曰官家病妨甚自有聖明天子余曰語非士大夫之語必非脩出若太皇太后決事有稱歎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如陛下所聞必非脩語上曰語出於趙槩余曰臣脩實

錄見趙槩所進日錄一冊如韓琦言語即無一句豈是韓琦都不語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爲不便者所錄甚多見槩多漏中書語人以此怨歐陽脩但謂其淳直不能匿事及見槩所進日錄乃知槩非長者也

臣瓘論曰治平中韓琦趙槩歐陽脩同爲執政

神考嗣位之初安石脩撰英宗實錄見趙槩所進日錄一冊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爲不便者所錄甚多史官王安石於是謂槩爲非長者焉以其歸過於同列故也歸過同列猶曰不可則掠美於已而歸過於君父者其罪當何如哉詆誣譏玩之言布滿天下

於神考爲不便者其傳廣矣尊主愛君之士無不痛心聖主所宜察也

上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衆人所不見

上又顧趙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見

上曰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倍天生明俊之才可以芘覆生民

上曰流倍小人論說不可聽流倍人所共稱以爲好人者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倍毀譽亦何由能安職朕極知委他相公且與協心施爲天生明俊之才可以芘覆生民須與他勉強施

為若虛過却日月乃是自棄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

內批令改定經義序余進呈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能如此豈不自知

臣瓊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讚 神考命

安石改進此 聖人之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乃偽造神考謙詞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又曰卿言當為人法嗚呼言而世為天下法此聖人之事

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為天下法而謂 神考比文王則為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甚矣凡造 神考謙辭皆用此意有曰朕頑鄙有曰朕才力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其誣不一愛君之士聞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 神考熙寧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尤以 神考陟降為非而誣造聖訓著於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

余曰諛誣之人才或過於呂誨則臣不敢保陛下無疑也

余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在 仁宗朝知制誥

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象 陛下不次按擢曾  
未有所施呂誨乃便以方廬祀就今臣所有如祀亦須  
有所施爲其罪狀明白乃可比祀今既未有一事以比  
祀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  
迹多而諛誣之人才或過於呂誨則未敢保 陛下無  
疑也

臣瓘論曰臣嘗讀呂誨論安石疏曰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至如少正郊之才言僞  
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孔宣父之明孰能去之  
廬祀天下謂之姦邪唯唐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

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伏見參知政事王  
安石外宗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又曰  
侍講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有請坐之議亂  
君臣之分况非道德輔聰明者乎但要君求名而已  
又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對  
奏留身進說多乞 御批從中而下以塞同列議論  
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又曰挾情壞法徇私  
報怨又曰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又曰宰相不觀事旬  
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  
聖意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命

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又曰：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又曰：陛下方稽法唐堯親睦九族，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建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陛下尋有旨送中書，欲以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姦迹甚明。又曰：兵與財兼領之，其握權重，輕可知矣。雖名之曰商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又曰：誠恐陛下以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遂致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退去，亂由是生。又曰：臣竊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

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以欺下。臣竊憂之。故安石以誨為諛，誣

余曰：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余曰：上士君子固有不為功名爵祿事。陛下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上曰：知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朕知卿人亦具知，若餘人即豈可保。

余曰：臣父子以小人紛紛不敢安職。

余曰：臣父子以小人紛紛不敢安職。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復陛下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

者誠欲粗有所効以報 陛下知遇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

上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  
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余曰臣前所以求罷皆以  
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今來直以病故非有  
他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朕亦與雱說卿莫只  
是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

臣瓚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臣皆小  
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辨者至於造 神考  
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爲則是託訓以薄君父也

可不辨乎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體朕意諸事切勿爲  
嫌疑形迹

余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密院退 上曰人才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畧不過  
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余曰 陛下不宜過自退託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臣瓚論曰安石託 訓之言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  
而自書對上之言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

企及以君語臣而曰仰慕責難於君而曰企及非臣之所敢知也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  
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

臣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爲相其年七月頒三經  
義于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中書已反  
目而不相語矣明年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劾回  
頗僻怒而出之安石求出不留也觀其人讀其書  
不論其人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雱解經之

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目錄合之譏薄之言藏於經  
義詆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神考所以眷待安石

之意臣能流涕而已矣雱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  
不可疑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  
不明可惑以非義則於周公忠聖不敢無疑又以謂  
成王不明爲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懷疑  
忠聖之人而安石所撰士師八成義以謂守正特立  
之士以邦朋邦誣而不容于時此禍本之所在而大  
盜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  
謂之守正不然則指爲邦朋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



然則指爲流俗非我類者皆邦朋也異我說者皆邦  
誣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嚴其所謂邦朋  
邦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息矣此下之所  
謂國是也人主不得違同列不敢議博布在其術內  
而不知也臣昨在諫省嘗進中說一卷但論蔡卞力  
主私意所述在彼負誣 神考輕欺哲宗及觀目錄  
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雋假詩書以文其姦安石託  
聖訓以肆其詆三經目錄誣僞相應蓋雋以易壞之  
語誣薄成王所以甚明其父之聖忠而不可疑也安  
石自聖遂以其悖詐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

明之語上詆 先烈者不可一一數聖主繼志述事  
事忘追遠三經包藏之說目錄誣訛之言其亦忍聞  
之乎向使安石不著目錄則私意之在三經及他書  
者未盡路也今三經目錄前唱後應枝葉粲然非無  
文義而大理舛逆奸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爲身害  
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

右處已門編類王安石目錄語凡十一段

臣瑾論曰爲人臣賭旱夔稷契自處則必處其君於  
堯舜以伊周傳說自處則必處其君於三代臣竊考  
目錄王安石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薄 神考

加以譏玩託

訓造

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

皐夔傳說何其異也

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舉安

石而相之虚心眷倚誠禮俱盡雖成湯之於伊尹不

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露安石求去亦遂出之然

後自攬威柄用人惟已凡安石所怒之人無不復用凡

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膠不執 聖政日新自

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爲可任也哉見賢焉而用之有

罪也而去之此 神考之所以合乎堯舜者也以不

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

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已之功

祇悔不改安於遂非游蕩既遠終以迷復著書歷誣

不分上下傲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雋謂安石之

聖過於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

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患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

悅莊周之寓言躋爲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

學臣皆以爲是也昔之所是今覺其非既知其非安

敢不改

寓言門第八

上言卿朕師臣也

上曰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爲朕用者

非為功名利祿但以懷道術有可以澤生民不當自埋  
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  
明所以相與盡其道以人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自古  
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  
初未有知自知在翰林始得聞道之說心稍開悟卿朕  
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

上言誰得知經善講者吳申不能講韓維亦不知經義  
令差呂惠卿說書退而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余  
以為無害乃已

張戩言當築招賢館致常秩館中 陛下亦屈已  
師之

上曰張戩言王安石負儒學並未能為 陛下做得事  
朕問他做得事戩言當築招賢館如常秩者德行為眾  
人所推必大過人致之館中令執政時往訪問政事  
陛下亦屈已師之

臣瓘論曰熙寧之初 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  
逐以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  
當此之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託 訓之言曰卿朕師  
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

爲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 聖訓前後不一又  
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常屈已師之  
惠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戩之  
言 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豈有不識去就之人  
而可以爲 聖主之師乎况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  
末豈肯崇獎不識去就之人而請 聖主屈已以師  
之哉 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  
明如日月安石乃欲與惠卿常秩俱爲師臣輕慢  
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矯僞臣故繫之於寓言  
上曰楚國長公主衣衾至有蟣蟲

駕至楚國長公主宅澆奠 上召中書入見慟哭言李  
瑋負仁宗恩遇長主無恩禮可便與節度副使安置  
上曰瑋都不恤長主衣服飲食藥物至於呼醫亦多作  
阻隄長主衣衾乃至有蟣蟲至自取炭生火炭坵傷面  
臣瑾論曰大長主衣衾而有蟣蟲豈實事乎臣故曰  
寓言也

余曰章辟光何以合 聖旨

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爲人果然所言但爲身計而  
已以爲人多排弊臣者余曰此人本亦無文學不知何  
以能上書合 聖旨疑有所假乎 上曰所上書文辭

亦甚好

余曰外人但見陛下數說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

余曰陛下比見章辟光在廷之士極怪駭人主誤見一小人亦豈遽有傷但陛下未博見士大夫而所特見乃衆人共知其姦險者則在廷怪駭固宜輔臣皆得待陛下清光見陛下分別邪正是非詳盡至於外人但見陛下數說如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聖聞所以不早布於天下誠以時有此等事故也

上欲加辟光罪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今以訪聞

便加之罪恐刑罰不中

御批近以章辟光八奏言事內一事防微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令岐王建外邸訪聞乃自傳播云言岐邸事稱旨故召對觀其意乃懷姦

間吾骨肉以要利置君於惡理不可容朕誤見此人曉夕思之甚為慚愧可將此上來敗旨及呈呂誨言其傳播上曰如何處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上曰無險語只言當防微杜漸而已奏對云何上曰亦不過如此余曰辟光誠小人然陛下下訪聞之語恐未必實且辟光既作傾險事何肯自傳

播或恐奏疏時疏為人所見或恐奏疏後語從中泄今  
以訪聞使加乏罪恐刑辱中隸 朝廷之行賞罰欲後亦弊且  
言建外郎事在召對之前 陛下不以為非今 因傳播而罪之  
是 陛下納其言而惡其播恐累 陛下至德皆曰亦須急與一  
差遣令出去 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 陛下召見此人者無樂  
擢即是不納用其人可知今與差遣逐去則議者必謂 陛下納  
其言播其惡而已恐非已聞也

上曰善只納下文字休

臣確論曰昔安石用章辟光之言力拒

聖批使不得行呂公

著范純仁之徒亦各有章疏彈擊安石以辟光一事為安石衆  
罪之首安石追愧前謬退而著書及履復數千言變亂事實以文  
已過遂以其事歸于神考欲以上証 宗廟下罔後學大抵所  
書之詞皆以分析呂誨等章疏為主嗚呼 威靈在天安可  
誣也士知公議安可罔也 臣於聖訓門中既論之矣虛

無不實故復繫此於寓言

余曰 上言開陳事退輒錄以備省他時去位當  
繕錄以進

余為上言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及他時  
去位當繕錄以進

臣確論曰日錄書安石之言曰與 陛下開陳事退  
輒錄以備自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臣考日錄凡  
日之所開陳書于日錄有至數千萬言者自朝至夕  
奏對于上前議事于中書延客詢訪或至夜分而一  
日之內輒錄之言其多若是臣是以知其為寓言也

繕寫之語奏白於未相之時又七八年然後去位去位以後九年而薨於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臣是知其爲寓言也熙寧九年御史中丞鄧綰以頗僻姦回敗露黜逐批訓甚明惠卿所奏日錄三卷其間所記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何用此得罪若使安石當時果有進呈之語則神考既得惠卿日錄之後十五六年並不取索者何哉然則寫進之語可知其欺僞矣虛無不實故臣以爲寓言也

右寓言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八段

臣瓊論曰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

無之說其可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於天下乎用其說於天下不衰則亂西晉及江左是也宋高祖立儒妙史文四學君子以爲不可夫道一而已矣學道者豈有四哉史者往古之之事實文者剛柔之相文無文無史烏可以謂之儒也至於莊周妙學則虛無似理實不可用古人有言曰譬如欲造宮室必於空地若於虛空則不能成儒者之空空地也莊周之空虛空也託於虛空而欲求宮室之成是適越而北轅也然莊周著書汪洋自適而已本無誑脅求利之意故寓言之過小安石著書掠美歸過誣

君訕上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自致顯位一  
不如意則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輕於去就  
視鼎鑊如無也同類尊樊以爲國之元老又曰宋公  
造國手也而其友李證古陳覺之徒專取莊氏之學  
以文其姦喜妄說其言當時謀議皆可考也人之常  
言曰老聃莊周臣竊以爲老氏莊氏不可同日而語  
也堯舜之道安民而已矣老氏清淨何負於民漢文  
用之黎民醇厚三代以來治天下者莫有及焉豈可  
與莊厲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  
不貶於三代矣老子之言曰善言無瑕璜又曰不言  
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爲爲  
本以不言爲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璜其肯十語九  
僞而爲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  
之所以異



四明尊堯集後叙

右四明尊堯集者葛堯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  
浦所述妄推王荆公以爲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荆  
公擬于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室惕悔恨故不敢  
不改也夫葛堯者匹夫之采薪者尔其人未必有知  
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効之此集之所以作也聖  
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于上也野人之芹  
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爲適及其  
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  
又有謝表瓘所以改過之因并所以得罪之由皆具

于一序二表之中矣夫辟雍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  
不見也天子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  
神考任相先後舉黜之序合于虞舜天下之有心無  
不知也葛堯雖陋是亦有目有耳有心之民耳四海  
九州豈獨一葛堯哉集衆說而進之者乃葛堯之狂  
易輕生者尔其心以我宋爲重而不合乎明神考身之  
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已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  
所二年正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  
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旨之外遣兵官  
突來追攝囚之于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

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王荆公爲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內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于行篋到台不敢復閱即以寄于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中批之詔辭旨溫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聖主之意也瓘自抵冊立艱危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毀之中知其有愛君

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復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憫之餘或惡其訐爲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爲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戚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愚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尔又或以謂善善惡者春秋之義也芻蕘之書曷可借此瓘則以爲不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益蓋千百世學者之元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

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當繼其志  
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日常講之  
事若以是爲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者爲不僭矣又况  
天尊地卑即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間有心知血  
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  
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蝼蟻有之夫羊蟻芻蕘  
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以來至  
于今日亶亶而不断者非此理乎冠履衣裳一易其  
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攏進  
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

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  
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說爲不然耳初建中靖  
國元年蒙恩除實錄院檢討官攏辭不敢受當是之  
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  
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爲之其亦忍乎  
自王氏作畫贊以來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爲過孔子  
矣畫贊唱於前坐像應於後迄今三十餘年元佑學  
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如  
中丞呂公所陳十事攏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曰錄  
所造熙寧之初對上之言曰他時共致太平惟呂

惠卿一人可望又嘗謂呂太尉之學出於生知又熙  
寧之末呂太尉死丘奏劄之言曰安石聞望一旦掃  
地又謂臣之所言皆中安石肺肝之隱瓘於尊堯集  
亦載此語因繫之以言曰呂某呂某其趣雖異而中  
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  
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  
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辯而已瓘竊謂  
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衆賢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  
其爲拳也融結而不貳其爲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  
而爲拳拳舒而爲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

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  
聖生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時一叙復  
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上之言矣開  
陳大理博訪公議則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  
強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死生何  
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堊盧華並試野醫  
退藏此亦自然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  
抵丹丘即杜其門默自喻曰心所欲陳苟已無憾而  
今而後可以忘言矣然而緣取副本內外紛擾又半  
年而後定方追逮因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

顧計目前因有係吝之意既而愧且歎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終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操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函封具奏請於御前開拆由是經達乙覽方彞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說彞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索副本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衡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密劄之語非萬方踈遠所可遽闕者也今

除副本之外尚餘此藁不敢復藏于私室矣欲罄其餘語跋于此集之後以俟後賢而心力疲乏恍惚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臨紙數休勉強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艱脆且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况絕祿以來苟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鷓鴣之命幸脫寬網而身心垢懣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此晁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徧治衆病前哲之所

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  
湫水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蓋捐書不讀亦不復  
為文真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為太平采薪之民  
歿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後貞可以  
忘言矣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政和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特勒停送台州羈管前宣德即賜緋  
魚袋陳瓘書于寶城之南

先父忠肅諫議在崇寧間奮身徇國危言  
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推崇君父排抑姦  
罔尤見於尊堯一書昨李兄待制守印陽

日嘗刊版於公庫正綱叨屬漕臺又得書  
坊本訛脫至甚因用舊本以俸金命工鋟  
木藏諸私室非敢暴耀掠美深愧此書岷  
臧失貞而先父愛君憂國之誠無以貽範  
於後裔云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望日男  
右奉議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  
緋魚袋正綱謹書

太祖忠肅公著尊堯一書為姦人詆誣欲  
殺其身火其書而不可得紹興間公之仲  
正同以家藏本始刊于昭武公之季正綱

因書本訛甚重刊于三山蓋深惧泯滅無  
以貽範其子孫也奈何世故多更舊版銷  
燬爲子孫者可不思繼其志以傳於後人  
歟昔先子松礪公諱宣子嘗刊責沈文及  
年譜亦有志是書而不克獲後至元丁丑

東沂

裕齋陳侯 洪 來尹沙陽拜謁祠下詢  
訪遺文因奉祀田之入復歸于祠文綢乃  
告族長桂山曰祀租且歸矣吾太祖忠君  
之誠萃于尊堯一書不可以不傳後族長

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有於求師顏子不遷不  
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  
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  
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  
者也 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  
陳良楚產也 天之或先故孟子以

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

三川生

向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爲士而

稽古者可不監哉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

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  
不貳在也 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  
曰不知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  
年二十有九矣 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  
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  
其門時予在合浦始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  
漸於是時亦所以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  
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益進聞其言益可  
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脩步於南濱觀洪濶於北  
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學者心

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  
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矣合抱之材豈一朝一  
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 基立而不勉亦可  
以愈於彼爾而物之終始識而終成同  
乎一默非語言之所能也予 禍尚未誅  
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  
且病手痺目昏簡編 棄今於漸之行不  
能無言作責沉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  
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 了齋書





四

